

THE GREAT EASTERN



# 詩人之戀

張尚之譯

詩人之戀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 詩人之戀

實價國幣

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德·湯麥斯·曼  
譯者 張 尙 之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行者 現代書局

總經售：重慶

民生路冉  
家巷九號

萬有書局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 關於作者

曼達·瓦西柳斯卡 (Wanda Wasilewska) 是波蘭的智識階級的一份子。波蘭的智識階級往往成爲懷疑與內在鬥爭的犧牲品，少數先進作家曾經掙扎過，想跳出自己的環境，可是他們立即發現自己的翅膀給上流人的剪刀剪斷了。而自己的進步也走到神秘的主義去了。

凡爾賽條約所建立的波蘭的作家的急進主義，比之庸俗的波蘭上流人的文化，還要軟弱；誰也不敢大聲疾呼，控訴社會的不平和對於人民的壓迫。

在這虛偽與說謊的氛圍中，像曼達·瓦西柳斯卡這樣的作家，是不可多得的。是她的環境的

對照；她是新興的智識分子、人道主義的智識份子的先驅。

瓦西柳斯卡筆下的英雄都是清醒的、純潔的、健康的勞苦人民，他們縱使處於極端困苦的環境，也會保持着對於將來的信念。任何人生的磨難都不能擾亂瓦西柳斯卡的內在世界的和諧，她始終致力於自己的工作。

曼達·瓦西柳斯卡的第一部創作「光天化日」(The Face of Day) 是用新聞紀事的形式寫成的；這種報告的文體，是對於反動的自然主義，空虛的心理主義和神秘主義的一種反動。

這種文體的特色，就是不用冗長的句子和從屬子句。遇到從屬子句，她就把它們拆爲幾個獨立單句，以求語法的簡潔。在選詞上，她盡量使用簡明的字眼；在描寫人物上，她極力避免心理的分析。在「光天化日」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企圖概括現實與創造典型的熱心。「光天化日

「的風格雖然距離現實主義還遠，但是在當時的波蘭文學中，這種坦率的暴露，已不失為一種對於反動文學的抗議。」

曼達·瓦西柳斯卡的第二部創作「祖國」，別開了作者創作的一個生面。這一部創作的主题是女權的被壓抑與社會的革命鬥爭。瓦西柳斯卡以空前的勇敢，觸到了農村的革命鬥爭問題。

「在桎梏中的大地」(Earth in Bonds)是瓦西柳斯卡的第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這位作家已不再致力於抽象的表現；她摒棄了所有偶然的因素，而從具體中攝取一般的輪廓。這位她的人物給寫得更加生動了。教師文生提經過了一種艱苦的轉變：他首先和農民大眾一起，後來他的同情心漸漸醒覺了，終於獻身於革命運動。

訶夫曾說，現實主義使人能够診斷，而且能够預言。在文生提的命運上，瓦西柳斯卡預見到古老波蘭的各種事件的一般的發展。現實主義的先見使瓦西柳斯卡能够看出倭爾與(Uolha)事件的重要的各方面，并且把牠們描繪在「泥淖上的烈焰」的第一卷裏面。

瓦西柳斯卡的天才，是在混合着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土地上成熟起來的。「在桎梏中的大地」表現了對於革命的有意識的歡迎。「泥淖上的烈焰」更是作者創作的進一步的發展。(摘讀 Jerzy Borejsna 的「曼達·瓦西柳斯卡」)

現在波蘭的國土上燃燒着漫天的火焰。曼達·瓦西柳斯卡必然會更頑強地戰鬥下去，因為她不僅是一位作家，而且也是一位實際的戰士。我們已經時常讀到她對於希特拉匪軍的暴行的報告了。

# 英譯序

ANTONY WIXLEY

這一篇小說是著名的波蘭女作家曼達·瓦西柳斯卡 (Mendawasielska) 的近著的節譯，裏面敘述的事情發生於舊時波蘭的東境——波里泰 (Polciele) 和佛希尼亞 (Ulynia)——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農民中間。在這篇小說裏，M·瓦西柳斯卡實現了她的宿願，寫下了昔日波蘭對小數民族和階級的壓迫。

小說的情節是這樣的：波里泰的奧薩尼尼村 (Olszany)，是一個貧苦鄉村海那里的居民呻吟於繁重的貢賦之下，村子附近有一所農場，住着一個年青的奧薩尼克 (Olszanyk) (註：名奧沁尼亞克 (chovznyiak))，他原是畢蘇斯基軍團的一員，參加過反蘇戰爭。戰後，波蘭政府奪取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貧農的許多土地，頒賞給這一軍團的兵士和「有功的」大小官吏，做為農場，可沁尼亞克便是受賞的一個。這些奧薩尼克分佈在幾百萬烏克蘭人和西俄羅斯人中間，執行着波蘭布爾喬亞的帝國主義政策，而他們的農場便是偵察的巢穴和軍警的前哨，所以，毫無希奇的，這些奧薩尼克變成爲人民的眼中針，住在農場里就好像住在被包圍的堡壘里面一樣。

奧沁尼亞克一切舉止言論都証明他是帝國主義的鷹狗，有如其他的奧薩尼克一樣。他公言，

他住在這裏，爲的是一要對這些黑種的俄羅斯人說明波蘭人的偉大，而且要保衛波蘭的利益。」

農民階級本能告訴他們：可沁尼亞克是一個危險的敵人，是一匹狼。「在他們眼裏，他不是可沁尼亞克，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異薩尼克。」

農民們的第一步反抗是自發的同盟絕交，隨即開始了一種沈默的，殘酷的鬥爭。一個看不到的獵人發了一顆子彈，只差毫一點，沒把可沁尼亞克打死。他的忠狗給毒死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可沁尼亞克剛割掉公共草場的青草，他的房子給燒成一片平地了。初秋時，他從田里運載麥子回來，不無何來的一枝火箭射中了麥束，麥子着了火，「下手化做烟燼了。」

可沁尼亞克任意指擾民伊凡·畢斯可爾（Bischoff）是跟他爲難的兇手。但是村人却証明伊凡是無辜的。可沁尼亞克繼續搜尋証據，終於一天他在湖邊遇見了伊凡，而且要抓他。可是可沁尼亞克還不及拔出手槍的當兒，笨重的一槓，却先把他打落水里去。這槓一來，事情當然更難結束了。年青的警長拉西克（Laski）到來了，之後，事情愈加嚴重了。拉西克追捕伊凡的經過，給瓦西柳斯卡描繪得有聲有色。

在瓦西柳斯卡的筆下，伊凡·畢斯可爾是一個被壓迫人民的真正代表，是一個戰士，是個任心反抗對其更加以凌辱，迫害和痛苦的英雄。他懷抱着許多希望和夢想。伊凡·畢斯可爾接近黨

貝彼特羅·伊凡扎克 (Piero Iwaniczuk) 所建立的革命農民團體，伊凡扎克自己則在本書的故事開始之前，就已給判處了十年的監禁。

伊克和拉西克兩人之間的對抗愈演愈烈，尤其是伊凡害病，給上了手鐐，被勝利的拉西克留在警局，而却從牢上逃脫了之後。這一場惡鬥終於拉西克的送生。伊凡用斥頭欲死了拉西克之後，便望東流亡，達到一國的邊界，「在那一國里，每一個農民都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匹供人狩獵的畜牲。」可是，距邊界不遠，伊凡却陷在一個不能逾越的深潭裏殞命了。

奧爾錫尼村民的鬥爭，並不因伊凡的死亡而終止，因為這不是個人的鬥爭，而是人民對於狂妄的侵略者的反抗。也許正是伊凡在深潭里掙扎的一刻，「在天昏黑地間，兩根火柱呼聲而起，就像是一種抗暴的和農民的呼聲。」這兩團烈火燬滅了奧薩尼克可沁尼亞克新居和政府代表工程師卡歐斯基 (Karłowicz) 的公館。

這就是本文中心的情節。不過此外還有許多平行的節目，其中最主要的是少女傑維加·布魯克 (Godzaplionka) 的故事。她同寡母弱弟住在村子的附近。布朗斯卡家在俄國原擁有一筆財產，但在十月革命之後喪失了。

傑維加長得很迷人，她的生活和性格却是複雜的，悲慘的。她的悲劇根源於她在村裏的地位

的兩面性：她愛戀彼特羅，而他也信任她。但從社會的經濟的地位上說，在朗斯卡家和當地的大農是無緣的，後來彼特羅被捕之後，她的母親便迫她嫁給奧薩尼可沁尼亞克。

瓦西柳斯卡把傑維加看作奧蘭布爾雷亞沙文主義政策所造的環境的犧牲者。她顯然同情這個女人，但同時也指出她不忠於彼特羅和他的事業，把她自己孤立起來。

這裏還寫到波里賽鄉村生活的各方面，和昔日波蘭東境被壓迫農民大眾的政治覺醒過程。這裏描寫了農夫的有組織的罷工，以後害病的農婦比特拉可瓦因為不願加重家里的負擔，而拒絕了醫生的診治。瓦西柳斯卡極力描寫波里賽農民的絕望的困苦，以及統治者怎樣用殘酷的手段壓迫農民的公共耕地和湖泊。

故事的發展是依照自然的背景，這種背景也給描寫得非常生動，加強了小說的魔力和詩意；色彩的和諧，激流的節奏，湖泊的恬靜，渾沼的浮瀟，以及波里賽的一切自然景物，都給作者寫入筆下，來襯托出那里的陰沈慘惻的生活以及開始覺醒和抗議的過程。

瓦西柳斯卡的小說最動人的特色之一，就是波里賽自然景物的有味的選擇，與人類痛苦和悲劇的暴露。

本文寫於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間，當時正是蘭獨裁政治緊張的時候，所以有許多事

情，祇能說得隱隱約約，可是這並沒有減損作品的價值，反而使牠成為當時那里的烏克蘭人與烏克蘭俄斯的生活的寫真。

(註) Osadnich 是波蘭的移民，選自「有聲望的」官吏或在鄉軍人，由政府發自當地農民的土地。他們是政府的耳目，其務任就是維護波蘭布爾喬亞的帝國主義政策

冬天的太陽，像是假造的，慘淡地躲在狹隘的城市上空的雲層中。拱形的街道上十分潮濕，括着風，時而輕輕地飄下一陣非冰非雪的小雹。已經放學了，從有欄柵的大門中，成羣的學生們擁到鋪平的廣場上。較大的學生們神氣十足地把書本緊緊地挾在脇下，右臂擋着風，回家去吃晚飯。小傢伙們高興地奔跑着，濺起了冰涼的泥漿，皮背包裏的「科學讀本」碰着發響。到處有人脫下校帽，注目向奧丁的禮帽，裘夫的鬍子——向某些年高德重，踱着方步的先生們敬禮……

「漢斯，你到底出來了？」在馬車站等了很久的桂尼奧·格羅迴說着，含笑地走上前去迎着他的朋友，這朋友才出大門，正在和它的同伴們談天，好似要和他們一起走掉似的。

「有什麼事呀？」那位朋友望着杜尼奧·格羅迦問道；——「噢，對了，對了；好，那麼我們一塊散步去吧。」

杜尼奧默默不言，雙眼發愁地睜着。難道漢斯（在這一刹那之前）全忘了他們約好下午一起去散步的事了嗎？他自己却在約定之後，一直盼到現在。

「好，再見，伙計們，」漢斯向他的朋友們打了個招呼。「我得陪格羅迦去散步。」於是他們向左面轉，其它的人就消逝在右面了。

漢斯和杜尼奧放學之後可以從容不迫地步行回家，因為他們家不到四點鐘不會開晚飯的。他們的父親都是管着公共事務的大商人，在城市中很有點威望。漢斯家中幾代以來保有着那些沿着河岸的廣大的板木場，那裏，在沙沙鋸木聲中，蒸汽鋸木機鋸着不少的木柱。杜尼奧是領事格羅迦的兒子，格羅迦的糧食，一袋一袋地，成車地每天運過大街小巷，袋上面都加着粗的黑色的商標；他那幢祖傳的大屋子，是全城中最高皇的建築。這兩個朋友沿路碰着不少熟人，常常脫下帽子來，可是這兩個十四歲的孩子，不必先向人點頭鞠躬。

他們肩上都背着書包，都穿得很溫暖，很整齊；漢斯穿着一件短水手外衣，前邊領着藍領口的水手裝，杜尼奧穿着灰色的，有帶子的外套。漢斯頭戴一頂丹麥式水手帽，上面有着短飄帶，帽子下面微露出一撮卷軟的頭髮。他長得出衆的漂亮，體態也很優美，闊肩胛，圓腰，有一對明亮、尖銳、發藍的眼睛。可是，在杜尼奧那頂圓圖皮帽下，却露出一張淺黑的臉，一看就是南方人的派頭，十分厚重的眼瞼下，嵌着一對黯然的黑眼睛，流露出矇矓和略含羞澀的神情。嘴和下頰的輪廓都十分柔軟。他走起路來很不留神，不十分平穩，而漢斯那穿着黑襪子的瘦腿，却富有彈性而且很有節奏地向前行進着。

杜尼奧一言不發。他在發愁，緊綳着斜斜的雙眉，嘟起嘴唇吹着口哨。他把頭斜向着一邊，望着前面。他不常作這種神情和姿態。

漢斯突然斜着眼飄了杜尼奧一下，粘着杜尼奧的手臂，他知道這是什麼一會事。杜尼奧向前走着幾步的時候，雖然還緊閉着嘴，但心裏却立刻軟了一半。

「杜尼奧，我並沒有忘掉，」漢斯低頭望着脚下的道路說道，「可是我以為今

天不散步了，地上這樣濕，風又大。不過這都沒關係，你等着我，你真好。我起初想你也許已經回去了，心裏怪不安的……」

聽了這些話，杜尼奧又高興了。

「沒什麼，我們現在到堡壘那邊去吧，」他興奮地說道：「先到米爾堡，再去韓斯登堡，然後我就從那邊送你回去，漢斯……爲什麼不呢，我一個人回去沒關係的；下次你陪我好了。」

他心裏並不十分相信漢斯的話，他確切地認爲對方並沒有像他那樣把這散步當作事看。不過，他高興看見漢斯道歉，那種竭力想取得原諒的神情，他當然不願意不理會他。

事實上杜尼奧已經愛上了漢斯·漢森，而且正爲了他而痛苦着。愛得最深的人，總是比較軟弱而且必須受着痛苦的——這簡單而苦澀的生活教條，已經被這土四歲的小靈魂感受到了；而他竟是天生成的，很善於接受這種體驗，它們雖然不時地使他中心難受，但他却從痛苦中體味到它們內含的愉快，他不使它們左右自己的

行動，因而獲得了實際的利益。並且，他天生成的性情，認為這種體驗比在學校被迫着接受到的學問更重要，更有趣，坐在那尖頂哥德克式學校的課堂中上課時他總是在體驗着這種刺入內心的感情，澈頭澈尾地想着它們的一切。當他架着小提琴（他是玩小提琴的）在他屋子裏來回踱着，拉着最柔軟的調子，讓那聲音和底下花園中，那株老胡桃樹的枝梯下，空起四濺的噴泉聲混雜着的時候，他是滿足的，就像他坐在課堂中遐思時一樣地滿足。

噴泉，老胡桃樹，他的小提琴，那遙遠的海，那波羅的海在假期中帶給他的夢似的光聲——這些是他愛着的事物，他置身於它們之間，他的內心，在它們之間滋長起來；它們的名稱在詩句中可以引起很好的效果，而且事實上也常出現在杜尼奧。格羅迦偶然寫成的詩句中。

他隨身帶着一本記着他自己所寫的詩的本子，這件事由於他自己大意而被別人知道了，這使他大為同學和師長們所不滿；可是領事格羅迦的兒子認為責難他寫詩是一件既笨拙且卑鄙的事情，他看不起那些同學和教師，他常常討厭他們那種惡劣

的行爲，他以一種好奇心，偵察着他們各個人的弱點。而另一方面他却覺得寫詩句確是一件不正當的浪費，因此，在某種程度下，他也讚同那些人的見地。但是，這並不能使他放棄寫詩的事。

他在家裏浪費他的光陰，上課時又很不用心，在先生那邊的分數都不很好，因此寄到家裏去的成績報告單總是很壞；這使他父親，一個高個子，穿得很整齊，有一對沉思的藍眼睛，老是鈕扣孔中插着一朵野花的紳士，又氣忿，又困惑。但是他母親，他那美麗的，長着黑頭髮的，名叫康蘇蘿的母親——她和城中別的太太們不同，因為她是從遠處來的——却並不計較杜尼奧的成績報告單。

杜尼奧愛他這黑髮，富於情感的母親，她彈鋼琴，彈三絃琴，都很高明，他看見她並不爲他在人羣中被奚落而憂愁，心中十分高興。可是，在另一方面，他發現他父親的氣忿是更值得注意，和他更有關係的，他雖然受父親的咒罵，內心却相當同情他，而對他母親那種愉快的，漠然的態度，却並不覺得有什麼關係。有時，他腦中這樣想着：「我老像這樣可不好，別人不理會的事，我特別留心計較，這種脾

氣要改又改不掉，可真不好。他們奚落我，責備我，不喜歡我，都是應該的。我們到底不是駕着綠馬車的吉卜西人，我們是高等社會人士，領事格羅迦，是格羅迦家族。」……而，他又常常這樣想道：「怎麼我老是這樣跟別人格格不入，讓先生把我當眼中釘，同學把我當陌生人看呢？瞧他們呀，那羣好學生，那些成績優良的學生。他們不把先生當怪物看，他們不寫詩句，他們祇想些一般人所想的事，祇想些說得出口的事。他們該感到如何的合意，他們對任何事物和人物，該都是很滿意的。那一定很好……可是什麼東西能治好我，我這些脾氣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好呢？」

這種仔細探究自己以及研究自己和生活的關係的心理，在他對漢斯·漢森的愛中，充分地流露着。他愛他，第一是因為他長得漂亮，但也因為從各方面看來，他和他的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性格。漢斯·漢森讀書很用功，是個出色的學者，同時也是個生氣勃勃的運動員，騎馬、游泳、競技，像個糾糾勇夫，喜歡熱鬧。先生們都很喜歡他，叫着他的小名，到處都歡迎他；他的伴侶們也愛和他在一起，在街上，紳